

評梁任公之國體論（一）

章士釗

梁任公號爲言論之母。今於國體論『甚囂塵上』、『八表同昏』之時。獨爲汝南晨雞。登壇以曉。形大而聲宏。本深而未茂。其所以定民志鄂衆說者至矣。顧其文不免有斧鑿之痕。啟人疑慮。頗聞人言。梁任公草此文。凡數易稿。初稿之詞。最爲直切。親愛者以爲於時未可。點竄塗改。以成今形。茲雖於大體無病。而悠悠之口。乘間抵牾。肆其毀訾。是誠不可以不辨。或曰。庖人旣不治庖。復未引尸祝自助。而遽手薦鬻刀。漫之羶腥。不亦太可笑乎。曰不然。梁任公之言。天下之公言也。愚爲言辨非爲人辨也。乃著其說於次。任公曰。『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。只問政體。不問國體。』又曰。『在甲種國體之下。爲政治活動。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。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。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。』駁之者曰。善。吾今計謀變更國體。公公不問。俟吾改革畢事。仍請公爲其同樣之政治活動可耳。此不關夫節操也。充斯說也。設若此次變更國體之後。更有三次四次乃至五次六次之變更。任公所立之命題。仍可不變。而駁者之答案。仍可不移。展轉相推。將見譙周之作降表。不足言憤。馮道之爲三公。不足言戾。此誠不得以概鄉黨自好之士。而謂賢如梁先生。天下寧有若是之小人。妄以臆度者乎。顧讀任公之文。尋行而數墨。其結果將不得不使輕佻者推想至是。故其文初出。楊哲子即聲言不駁。以爲國體旣非所問。駁之何庸。愚之所謂不可不辨者此也。

只問政體。不問國體。問之云者。即英語之 question。以其事可疑而發爲問也。故問與論不同。論者可就其不疑之一面發揮之。問則非疑不啟也。國體者不容致疑者也。傳曰。卜以決疑。不疑何卜。卜者問之類也。既已不疑。何有於問。有自署破浪者。於茲有言曰。『任公此文。爲誰而作乎。曰爲國體問題而作也。爲國體問題而作文。乃爲根本取消之言曰。國體問題。非政論家所當問。所能問。此可異者也』。此蓋未明夫問與論之別也。法蘭西第一共和之憲法曰。共和國體。不得以爲提議修改之題。此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。不當問也。非謂不當論也。若謂不當論。則本條之所由立。非論莫致。自後之解釋辯護。非論莫成。是不可通也。涂格維爾者。法之政學宗匠也。魯意腓立之君主憲法既定。彼宣言無人有此權力可變易之。此亦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。不當問也。非謂不當論也。若謂不當論。則彼所著憲法者。寧非羌無意識。是不可通也。人以任公不問國體。即推定其論國體爲矛盾者。非知言者也。此義既明。則問之云者。純屬諸能動觀念。謂國體之爲物。在我之主觀爲無可疑。故不問耳。至若他人起而問之。則我應取何種態度。則非前此消極之說所能限。蓋此時已入於被動之域。非積極有所論列。則是前日不問。乃秦越相視無動於中之類。豈政家之所爲。故前日之問。今日之論。其精神仍一貫也。譬之美利堅立國。自始不欲與歐洲紛其交涉。因而開戰。此所謂們羅主義也。設若歐人必與美人紛其交涉。迫之不得不戰。美人亦唯有戰而已。不得謂今日之戰。與其們羅主義相防也。豈僅不相防。且正所以相成也。

在甲種國體之下。爲政治活動。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。仍是同樣之政治活動。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

操問題。此必於所用甲乙兩字之範圍。先求確定。而後當否可得而論。茲之甲乙果配分之甲乙乎。抑同體之甲乙乎。配分者同類之物。任舉其一。欲甲甲之。欲乙乙之。同體則不然。甲者某甲。乙者某乙。所代祇一。不可移也。由前則曩舉取者之說。誠不得謂無邏輯可據之基。由後則否。以愚觀之。任公之意。由後而不由前。此不待甚智之夫。可以一思而得。爲之詞者。喋喋利口捷給。果胡謂也。

用此以觀。所謂甲種國體。滿洲君主國體。而亦限於滿洲君主國體者也。乙種反對國體。今日共和國體。而亦限於今日共和國體者也。節操問題之生。乃謂由滿洲以入民國。前之曾從事於立憲運動者。是否繼續而爲同一之運動。不至有貶節喪義之嫌。不許竊取論點。施之別案也。此其無損於節操。在尋常官僚。且猶有然。何況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。其理章顯。無待樓陳。舉其最淺者言之。君主國體。爲家天下。民主國體。爲公天下。自私而之公。一也。滿洲季年。立憲絕望。易爲共和。而憲政確立。在理宜然。二也。苟政家之節操。緣此二義而無傷。則在同類變故之下。政情稍與其義相背。則所謂節操。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。而况適其反者乎。譙周馥道。生於今時。稍解政治。粗諳憲典。如此儉合苟容之事。知其猶且不爲。而况首倡民權大義如任公其人者乎。是故兩事相比。往往貌近而情大乖。遲鈍重倫類而有時不可通者。此類是也。

右陳諸點。灼灼甚明。而世之抵排任公者。仍嗷嗷不已。而其說傾巧善陷。一若足以動庸衆之聽者。何也。嗚呼。如是者有本有原則任公入民國來。一言一動。俱不免爲政局所束縛。立論每自相出入。持態每飢飢不寧。實有以致之然也。夫當共和立國之日。身爲輔導共和之人。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

非。其言又爲一時所矜重。豈有不爲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。殆既見之。則又廢然。此四年間。觀其忽忽而入京。忽忽而辦報。忽忽而入閣。忽忽而解職。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。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。恍若躬領大兵。不能策戰。敵東擊則東應。西擊則西應。蒼黃奔命。卒乃大疲。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。不能自動。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。相去蓋萬輕矣。嗚呼。補苴之術。豈可久長。有謀而需。乃爲事賊。任公自處有所未當。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。即過亦爲君子之過。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。惟以其人於中國之治亂興衰。所關甚切。如是之舉棋不定。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。不知幾許。愚誠不能不附諸責備賢者之義。於排斥浮說之次。貢此數言。狂悖之罪。不敢辭卸。

（錄自甲寅雜誌存稿民國四年十月）